

“大衰退”的诱因： 房产泡沫引发就业危机



按照官方说法，始于2001年11月的经济扩张于2007年12月正式终止；2009年6月，“大衰退”宣告结束。这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影响美国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。本章将详细分析“大衰退”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，以及至今还未能使经济恢复的措施。

房屋止赎的增加，充其量只是导火线；真正引发随后的经济灾难的，是过去十年里整脚的经济决策和管理。对美国的工薪阶层而言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2001年到2007年

导致房价暴涨。过去几十年皆随正常通胀率增长的房价，却从1997年到2006年翻了几乎一倍。

房产价格的飞涨，除推动金融业盈利增长外，也使美国家庭有机会以房产净值作抵押向银行贷款，从而提高生活水平。而更多行业之前依靠诸如增加就业机会和工资等的办法，无法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带来如此快的提高。

美国家庭也的确这么做了——在房产泡沫顶峰，美国人可支配个人收入总和的8%左右源自房产。总而言之，由于就业市场增长乏力，美国人是在利用房产泡沫，来实现那本该由就业市场所带来的8%的增长。

然而，当房产价格停止上涨，就没有可供利用的资产净值了。依赖债务增长，而不是工资增长来提升生活水平，这种做法的劣势愈发明显。

上千万的房屋以抵押贷款形式售出，尤其在随后的两三年中增幅明显，最终导致人们负担不起其高昂的价格，不得不寻求再融资。但是，再融资只有当房产价格上升使得房产净值增加的情况下，才能实现。由于房产价格停止上涨，曾经如火如荼的抵押游戏搁浅了，上千万人都陷入了既负担不起又无法再融资的抵押贷款困境。房产价格的上涨可以带来大量财富，刺激经济活动；相反，房产价格的下降也会卷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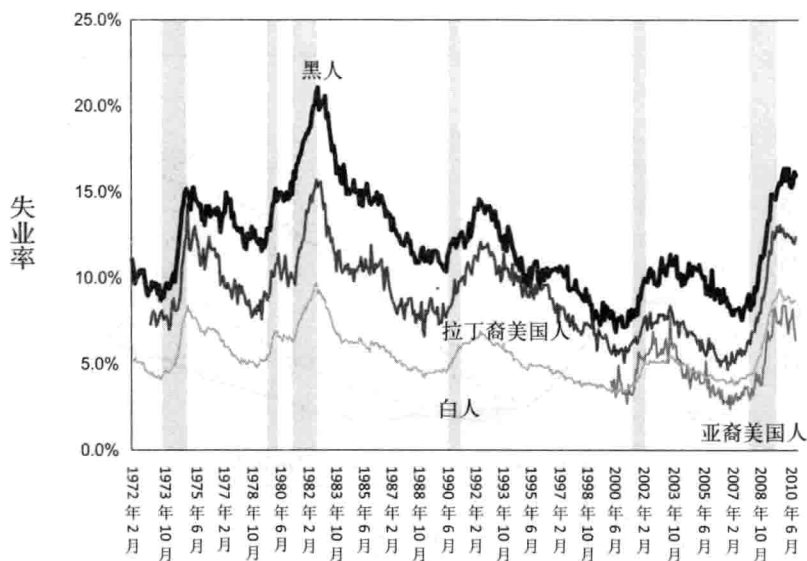
经济大佬们对房产泡沫的警告置若罔闻，甚至冷嘲热讽——精英中的精英、颇具影响力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（Alan Greenspan）竟在2004年建议为潜在的购房者提供更多利率浮动较大的贷款，使他们买得起更贵的房子。此外，认为如今的美国人远不如其先辈有耐心的观点有悖事实。现今美国典型家庭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增速（纵然有房产泡沫的推动）仅是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时期的零头。

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形势给我们的启示是：这与美国人的典型“品性”没多少关系；与经济管理，确切地说，谁将享受经济成果的决策，有着莫大的联系。金融部门提出希望放松监管，以提供更高风险的贷款时，监管者让步了，由此引发了灾难性的房产泡沫。这一决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金融部门。国外廉价贷款的大量涌入，使金融部门获益的同时，也导致美元大大升值，美国制造业前景黯淡；制造企业和工人呼吁遏制外资流入，却终究敌不过决策者对外国贷款的欲望。当2001年的经济衰退迎来了史上历时最长的失业型复苏，政府没有将资金投入对安全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，而这恰恰是刺激就业市场、快速抑制失业的良策；相反，**政府的减税措施使富人大大受益**。决策者又一次做出了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选择。

图7

对某些人而言，失业危机总是存在的

1972-2010年，不同种族的失业率



资料来源：作者对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的分析

图7：“大衰退”时期，在整体失业率超过8.5%的州，自动启动全额（持续53周）“紧急”失业救助金。从1979年开始的369个月里，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只有45个月（大约12%）的时间里是低于8.5%的。

公共资金的投入应有的放矢：**应该对那些最有可能快速花钱的人实施减税和政府转移支付**——购买失业保险、提供食物券、支付社保、提供低收入家庭医疗补助（Medicaid）和老年医疗保险——政府直接支出应该花在既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，又能长期创造经济价值的项目上。然而，事实表明，在终止经济衰退的问题上，连美联储的一贯手段都不奏效了，最终起作用的是公共部门逆势而上、增加公共开支来应对个人支出减少的做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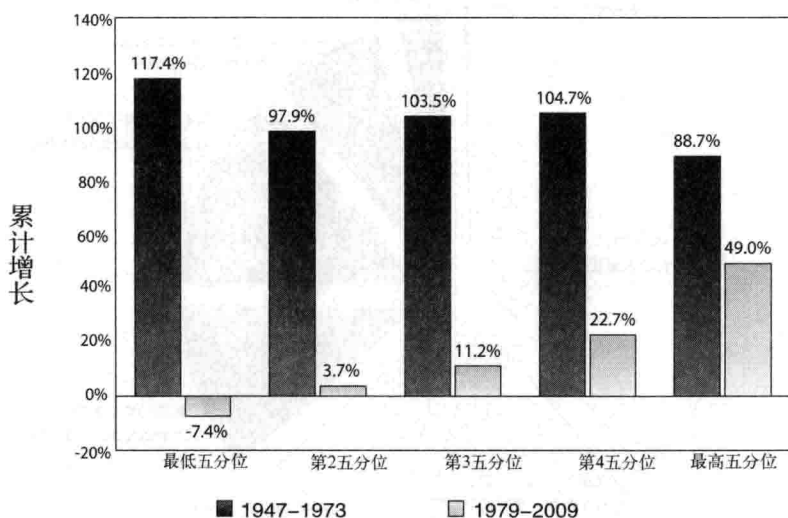
很明显，这个方法奏效了。高盛集团（Goldman Sachs）的宏观经济研究人员指出，房产泡沫破裂对私营部门支出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比导致20世纪30年代“经济大萧条”的冲击还要大。然而，因为收入减少导致税收减少，同时收入减少和失业人数增加自然会令政府加大对诸如失业保险、食物券和低收入家庭医疗补助等安全网项目的投入，从而导致联邦预算赤字仅机械增长就达约4300亿美元。自动的税收减少和政府转移支付使家庭可支配收入维持在一定水平，强有力地缓冲了房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危害。

在《复苏法案》通过前就出现的预算赤字增加，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专业经济学家的诟病；在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期间，几乎也没有人提出应该推行抑制预算赤字增加的政

图25

“又快又公平”对“又慢又不公平”

1947—1973年和1979—2009年，按家庭收入五分位分组的实际收入增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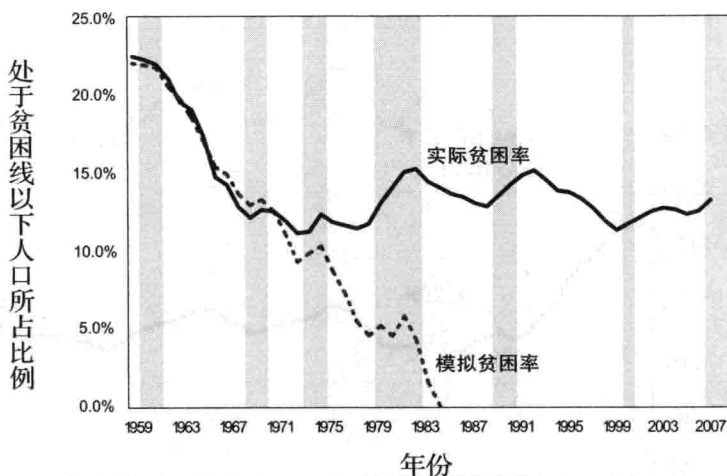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来源：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

图25：“又快又公平”对“又慢又不公平”的收入增长。“尖桩篱笆”柱状体表示1947—1973年的收入增长，每一组五分位均高出1979—2009年数值，且每组高度基本相当。“楼梯”柱状体表示1979—2009年的收入增长，每一组五分位均低于1947—1973年数值，但收入等级越高，增长越快。

图31

另一不公平负担——贫穷不再随经济增长而减少

1959—2009年，实际贫穷率与模拟贫穷率



注：阴影部分表示经济衰退时期。

资料来源：实际贫困率源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。模拟贫困率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实际贫困率的回归分析，再运用此模型预测后面年份的贫困率。关于此研究方法的更多介绍，详见但泽格（Danziger）、戈特沙尔克（Gottschalk）（1996）。

图31：不公平的加剧促使整体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之间的关联不复存在。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整体增长与贫困率之间的相互关联能保持1959—1973年间的状态，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，贫困率将会降到零。可惜这样的关联性没有得到良好的维系，贫困率下降的进程反倒戛然而止。



过去三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，许多美国劳工都经历着工资大灾难。

